

龍香文學叢書

女人的一半是

【香港】巴 桐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巴桐短篇小说艺术初探（代序）

谢福佳

巴桐，原名郑特敬，福建省福州市人。青少年时代在闽西北三明市度过。一九七九年，他移居香港，在某大新闻机构任编辑，除撰写大量通讯报导外，他业余勤于文艺创作。近十年来，创作甚丰，作品有小说、散文、诗歌和文艺评论等，并登在港澳、国内、东南亚及美国、加拿大的华文刊物。他在国内出版了长篇小说《蜜香树》、《二龙传奇》，短篇小说集《佳人有约》，散文集《香岛散记》，散文小说集《雾》和传记文学《大男小传》。他的短篇小说《雾》获《福建文学》一九八五年佳作奖，入选一九八五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集。报告文学《中国大团圆的奏曲》获“中国潮”征文二等奖。他的散文获全国侨联和《华声报》联合举办的“月是故乡明”征文奖。巴桐不仅是个很有才气的作家，而且还热心服务于社会。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福建分会理事、深圳作家协会特邀理事、福建文学基金会理事、香港中文文学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香港文学报》主笔、三明港港联副会长兼秘书长以及全国多家报刊的特约记者。

最近，我读了巴桐的一些短篇小说，小说的艺术魅力使我惊叹不已。惊叹之余，我想对他的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作一初步探讨，于是就写下了这篇评论。

题材新颖 立意深刻

巴桐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佳人有约》的后记中说：“这个集子里的短篇习作，题材颇为芜杂；有写底层人生活的，有反映香港市民面临‘九七’问题的心理、心态，有大陆新移民‘绿印者’的心声，也有国民党老兵流落海岛的生涯……有贩夫走卒在天堂梦国里挣扎求生的身影，也有天涯浪人难以排遣的情意结，有歌星、影星、老兵、小贩、绿印客，诸色人等，在这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里，他们的爱情友情，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爱与恨，甘与苦，希望与绝望，挣扎与沉沦，在这里都有所涉猎。”所谓芜杂，是作家的谦词，正确地说，巴桐短篇小说的题材十分广泛。

巴桐移居香港后，就在香港某一新闻单位工作，多年的记者生涯，使他接触了各种身份的人，了解了他们各自的经历。因记者特有的才能，还往往能窥视到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都为巴桐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去港前，巴桐又有过复杂的经历，他先后种过地，做过鞋匠、泥水匠、五金工人、铁路小工，还教过书，演过戏，当过校对、新闻记者和编辑。他的复杂经历，对理解与体会他的创作对象十分有利，因为这种经历与他的创作对象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所以，各种题材一旦被其掌握，他就能得心应手地驾驭它们，达到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的协调统一。

作家锐意进取的精神，促使他去开拓题材领域，在挖掘新题材上下功夫。一九八五年《中英联合声明》刚刚签署，巴桐就写了短篇小说《雾》，这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反映了香港市民在声

名签署后的种种心态：有的把资金从香港抽走，准备移居外国；有的对“一国两制”的方针持有怀疑态度，怕共产党的政策会有变化；有的热烈拥护联合声明，并为“港人治港”作好准备，积极参政议政。在香港文坛上，反映“九七”问题是一个新的题材领域，巴桐率先推出小说《雾》，为香港文坛开了先河。作家在处理这一题材时，态度是积极的，对香港前途充满着希望。小说结尾写道：“春雾越来越浓，在车灯的映照下，看得出那雾珠如霏霏细雨。宏达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喔！明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大晴天”富有象征意味，象征了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祖国后，将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香港纯文学中，反映偷渡客不幸遭遇的作品已经屡见不鲜，表现大陆移民生活的小说也层出不穷，但是，描写大陆知识分子在香港的遭遇的作品却不多见。巴桐发表了短篇小说《黑医》，他用深沉、悲怆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大陆知识分子的形象。这位从大陆名牌大学毕业，又在某大医院担任主治大夫的医生，放弃崇高的职业移居香港，使人惋惜；到香港后，不能正当就医，而沦落为一名黑医，并受到流氓敲诈，使人同情；他为了拯救一个从大陆偷渡来港的青年女子，不顾自己坐牢的危险，勇敢地与流氓作斗争，又使人崇敬。在这一新的题材领域中，作家对题材的开掘是深刻的，他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大陆知识分子在香港的遭遇，而且正确地表现了大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

《山镇夕照》是一篇描写国民党老兵在香港的“独立王国”的小说。在香港这个高度现代化的都市，竟有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在小镇上发生了这么一个离奇的故事，这个题材本身就显得很新颖。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军队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

下，溃不成军，纷纷南逃，国民党少将师长董德成也化装成难民，逃到香港。他收拾残部，流落港九。几年后，正当他们陷入困境时，马山村发现煤矿，矿主在港九各地招募劳工，董德成就率领手下的老兵油子进了马山沟，当了煤黑子。六十年代初，矿场倒闭，董德成与他的大部分部属留了下来，从此他这个昔日的师长和总管，以他的权威，构筑了这个“独立王国”。小说如果只停留在描写这一离奇的故事上，那么只能视为一篇猎奇的作品，而《山镇夕照》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反映了威与情、权与理的斗争，揭示了封建残余势力必将崩溃的客观规律。董德成依仗他的权势，可以随意摆布他的部下，马山村成了他的独立王国。但是，他昔日的马弁伍大傻和被他玩弄过的歌女郭桂香的偷偷相爱，实际上已经动摇了董德成的权威。在他招赘进门的大喜日子里，郭桂香当众揭穿了董德成的种种阴谋，使他恼羞成怒，企图用他的威势来震慑郭桂香。但是，时代不同了，不但郭桂香没有被压服，连他的贴身卫士伍大傻也敢于违抗他的命令。董德成眼看自己多年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摇摇欲坠，他心绞痛发作，并惨死于山坡下，而郭桂香却用板车拉着伍大傻走出山镇，去寻求另一个世界。小说给人的启迪是深刻的，它告诉我们，凡是不合情理的、违背人们客观意志的权势，即使外表多么强大，一旦人们觉醒后，它就会很快土崩瓦解。

鲁迅说：“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一个优秀作家，应该贴近生活，在作品中反映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并对题材加以开掘，挖掘其深刻的内涵，使其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巴桐就是这样一个敢于思考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力求在自己作品中反映出这种矛盾的作家。

性格复杂 形象生动

巴桐的短篇小说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大多表现出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们的性格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在完整统一的性格中寓有多种不同层次的性格侧面。在文学作品中，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为了让人物更接近于生活真实，更可信。因为社会生活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它是由人与人之间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组合而成的。处于这种复杂关系中的人，其性格也是复杂的。作家对人物性格的多面性把握得愈准确，描绘得愈细致入微，人物形象就愈丰满厚实，真实可信，其作品也达到较高层次的艺术真实，从而具有更深刻的认识价值。

小说《雾》中刻画几个主要人物，其性格都是立体的。主人公邝宏达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对父亲照顾周到，体贴入微；是个孝子。但他头脑清醒，很有主见，身为商科硕士，具有经商的有利条件，他为了服务于大众，不入商界，硬要去搞社工。《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他对政治发生了兴趣，他要参加区议会的竞选，要通过议会这个渠道反映民意，为市民争取应有的权益，监督当局，服务社群。这种为民服务的思想，赢得了广大市民的拥戴，连一向反对他参政的父亲，也为他投上一票。邝宏达追求自己的事业，也十分珍视感情。他热恋着热情爽朗的丽莎，即使在繁忙的竞选阶段，他还陪同丽莎到夜总会度周末。不过，他恪守着东方人的伦理道德，他对丽莎当众拥吻他的举动看不顺眼。他虽然爱丽莎，但一旦丽莎提出要与他一起过夜时，他一口拒绝了。可是丽莎走后，他又后悔自己损伤了

对方的自尊心。后来，竞选成功了，丽莎突然离开了他，面对丽莎留下的字条，他十分理智。他认为丽莎是可爱的，但人不能生活在雾里，人总得有所追求，有个目标，所以，对丽莎的离去，他并不沮丧与苦恼，因为他与她的人生观不同。邝宏达的性格具有多侧面，但这种多侧面又是完整统一的。正直、善良、热心为民服务，是他的主导性格，其他的性格侧面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也都可以从主导性格中找到根据。所以，邝宏达性格的一切复杂性都融化为一个活生生的有机整体，使复杂性“活”起来，因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富有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邝老伯的性格也富有立体感。他年轻时是个炮筒子，吃了不知多少亏，但又犟得很，撞了南墙也不回头。官场上的郁郁不得志，政治生涯的失意，使他对政坛深怀戒惧。大陆易帜前夕，他流落香港，蛰居太平山，从此过着隐居生活。他对北京当局的政策有怀疑，唯恐儿子成了出头鸟，要步自己的后尘，所以，极力反对儿子参加竞选，还亲自上儿子工作单位，兴师问罪，撕毁竞选的标语海报，不许儿子踏入家门，否则要用扫帚撵他出来。这些行为把邝老伯的犟脾气刻画得淋漓尽致。但当他听到有人写文章，要把香港交联合国托管时，他就骂这些人是兔崽子，是李鸿章，一股爱国热情油然而生。后来，在左邻右舍的劝导下，他感到儿子确实是在为香港尽一份力量，于是，他为儿子投上庄严的一票，这一举动，又表现了邝老伯性格中正直的一面。作家从几个侧面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丽莎是珠宝金行老板周浩的小女儿，她骄矜、任性，敢于揭父亲的短，说他是“走资派”，不适合当区议员；她随意从加拿大回到香港，拒绝父亲给她安排的高级职务，要自己去找职

业。但她的性格又有另一个侧面，她热情、爽朗，参加邝宏达的助选团后，工作十分积极，几乎把课余和假日的时间都用上了，经常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她与邝宏达相爱，其爱的方式深受西方的影响。在她看来接吻与握手是一回事，还会当着邝宏达的面，背过身去，把上衣剥个精光，毫不避讳。但她毕竟是个东方女性，仍然守着少女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在爱情观上，她又崇尚西方的自由，她把自己比喻为春雾，飘忽不定，自由自在。尽管她与邝宏达形影不离，但又不愿结为伉俪，终于在竞选成功后，与邝宏达“拜拜”了。可见，丽莎是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她的性格具有多面性，这是一个由富裕家庭娇惯出来的、又受西方生活影响的东方女子的性格。

在《雾》这篇小说中，能塑造这么多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正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深入体察与感受的结果。

另外，《黑医》中的邱济民，《女人的一半是……》中的安娜，《山镇夕照》中的董德成，《金缸客外传》中的丁敏，他们的性格都是复杂而丰富的。当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本身并不构成审美价值，只有当复杂性同其他一些审美价值尺度，如艺术的真实性、形象的独特性等联系起来时，才获得审美的意义。巴桐笔下的人物性格，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具有鲜明的个性和艺术的真实性。邱济民的顽强与善良，安娜的固执与偏颇，董德成的威严与狡诈，丁敏的聪颖与豁达，都以独特的个性方式出现在作品中。这些人物充满着生气与活力，具有自己的生命。无疑，作家创造的人物同时具有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

运用生动而典型的细节，显示人物的个性特征，是巴桐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特点。凡是优秀的作品，总离不开好的细节描写，有时，一个生动而典型的细节，就可使人物形象鲜明地

突现在人们的面前。例如小说《雾》中，邝老伯反对儿子参加竞选，亲自下山来用拐杖噼噼啪啪挥打标语海报，丽莎加以劝阻，他也不予理睬，警员要锁他的双手，他也不怕。这一行为把邝老伯的犟脾气写得活灵活现。又如《黑医》中邱济民善良正直的性格，也是借助于一些细节描写的。他给陆萍做人流手术时，态度温和，语调平缓，还关切地问：“为什么不早点来，再大些就麻烦了。”他对雏妓阿秀也十分同情，替她切脉，看舌苔，开中药，要她好好调理，这一切虽然极平常，但阿秀感动得泪珠盈睫。正是这些细节描写，把邱济民对生活在底层的娼妓的同情心表现得十分鲜明。又如《女人的一半是……》中，“我”把一本《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小说拿到经理室给妻子安娜看，安娜却板着面孔。以主管身份把“我”训斥一顿：“放肆！什么老公老婆，这里只有主管，你给我出去，立即给我出去！”那么严厉，那么无情，俨然是一种老板呵斥职工的口气。这个细节，把安娜的性格刻画得维妙维肖。香港社会的特定环境，使她失去了一个女人应有的感情，她不懂爱情，不会做妻子，这种性格注定她所建立的家庭必然得不到幸福。

巴桐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既生动典型，又富有生活气息，着墨不多，却极好地表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要塑造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还需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有写出人物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品质、襟怀、情操等等，人物才能有生命，才能活起来，才能有真实感。

内心世界是人物行动的依据，它能使人物的行动更符合其身份与性格。安娜不给丈夫一点爱情，她所尽的人妻之责就是包下全部家务，按时开饭。这种特殊的行为出于她内心深处对男人认识上的偏颇，她认为男人所需要的只是母爱，男人所讲

的温暖同、情、鼓励、了解，都是母爱的同义词，难怪她永远把丈夫当作孩子，只要填饱肚子，满足性欲，给予足够的茶与同情，就能控制住男人。认识上的偏颇，导致她行动上的荒谬。邝老伯之所以极力反对儿子从政，是因为他在官场沉浮了几十年，对宦海生涯心有余悸。“官字两个口，这碗饭不好吃。”这是他宦海生涯的深刻教训，也是他内心深处的真实声音，这种内心世界成了他行动的依据。当陆萍向邱济民送上“救救我”的字条时，邱济民开始想到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便把纸条撕掉了。后来他觉得撕掉纸条是撕掉一个人的信任。这些年来，他引以自慰的是还有人对他表示信任，在人性结构中自己只剩下了这点珍贵的东西了。想着想着，他再也坐不住了，于是托阿秀打探陆萍的内情，当他得知陆萍的遭遇后，就毅然地付诸救援的行动。邱济民从撕掉纸条到救援陆萍，转折的幅度极大，但我们却能从人物的内心世界中找到他的心理轨迹，找到这种变化的根据。

描写人物的心理活动，还能展示人物美好的心灵。如《雾》中的邝宏达，除了他的行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外，通过他的内心世界更能看到他有一颗晶莹的心。小说中多处写他的心理活动，其中写他与丽莎去度周末时，他看到香港的夜景，想到这是一个多姿多彩、充满了传奇的现代化都会，于是，他就想：难道眼前的繁华能让它随米字旗的降落而飘逝？言外之意，香港回归祖国后，一定要让它更繁荣富强，表现了一个香港市民的高度责任心。当丽莎离开他时，留下一张字条，说人生是没有答案的，正如飘渺的雾，唯其如梦如幻，才有价值。这张字条，实际上是丽莎内心世界的披露，也是她如此滞残人生的依据。面对丽莎的字条，邝宏达的心海激起了波澜，他想，

丽莎是可爱的，但人生不能生活在雾里，人生总得有所追求，有个目标，雾终归要消散，而雾的背后正是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这里不仅表现了他那正确的人生观，而且也表现出他对香港前途的坚定信念。邝宏达一系列的心理活动，不就是他美好心灵的写照吗？所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能为人物的行为找到依据，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可信，而且能把人物的美好灵魂展现出来，让人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增添了人物的光彩。

巴桐以娴熟的艺术技巧，创造了各种人物形象，他们性格复杂丰富而又栩栩如生，言行举止与内心世界浑然一体，这种呼之欲出的艺术形象，已深深地印入读者的脑海。

构思巧妙 耐人寻味

巴桐的短篇小说大多是单线线性结构，事件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一应俱全，脉络清晰，丝丝入扣。这种结构方式，安排不妥，极易给人单调的感觉。但是，他的小说决没有平铺直叙、一览无余的缺点，这跟他巧妙的构思分不开，尤其是小说的开头与结尾，很有特色，显示了他那高超的艺术功力。

他的小说，开头往往能使人一见而惊。他在小说的开头既不介绍时代背景，也不交代人物身份，不是机械地按照生活事件本身的发展顺序去安排小说的故事情节，而是把最重要的、带有关键性的矛盾情节摆在小说的开头，然后再抓住重点回叙矛盾冲突的来龙去脉。《山镇夕照》的开头，就是一个冲突性很强的场面。山镇的权力象征——董德成老爷明天要招赘进门，今天马山村笼罩着喜气洋洋的氛云，全村人都在忙着张罗喜事，

没料到，中午时分，士多店老板、花名“士多西施”的郭桂香却站在院子里辱骂董德成，真是平地起风波，人们为之惊愕，摸不着头脑，而董德成似乎已料到要发生这件事，于是，一场激烈的冲突开始了。董德成招赘，郭桂香何以要来破口大骂呢？他俩有什么矛盾纠葛呢？小说一开始，就给读者造成了一种强烈的悬念，使读者不能不阅读下去。就在这种气氛中，作家一步步地叙写董德成与郭桂香的关系，然后再回到现实中来，把矛盾冲突推向高潮，并很快地结束。

《雾》的开头也很有光彩：邝老伯止水般的心境，最近却波兴浪涌，失去了平衡。他儿子邝宏达报名参加竞选区议会议员，他第一次打破了几年来的惯例，没有下到山腰的公园等待日落，而是呆在石屋里守候儿子的回来。傍晚，儿子刚跨进家门，父子间就爆发了生平以来第一次冲突。邝老伯极力反对儿子参加竞选，且态度十分强硬，而儿子邝宏达外柔内刚，据理力争。这个冲突性很强的场面，既让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亮了相，又很快地引出了小说的中心事件，同时也为小说的故事情节设置了一个悬念，马上引起读者的兴趣。

与这种开头方式相似的，是提出一件令人关心的事件。如《佳人有约》的开头：写“我”突然接到阿兰的电话，约“我”去玫瑰餐厅见面，而阿兰是“我”旧日的初恋情人，已经分别二十年了。阿兰的“出现”，不仅使“我”感到突然，读者也十分惊奇，许多事情令“我”不解，实际上也是给读者造成悬念：阿兰是如何来到香港的？他们见面了没有？这令人关注的开头，一下子把读者的心给“吊”了起来。以后的叙述描写，都围绕着这件事来展开。这样不仅使小说显得严谨紧凑，更重要的是，使作家所描叙的事件具有曲折生动的变化美。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谈到文章作法时说过：“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人一见而惊，不敢弃去。”他讲的虽是文章的作法，但短篇小说的开头不也应如此吗？

优秀的短篇小说，不仅开头要使人一见而惊，而且结尾要耐人寻味，能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让读者去思索，去创造，使人执卷流连，若难遽别。尤其在今天，小说创作已经不是作家一个人的事了，读者也应该成为作品的创造者，因此，一些聪明的作家总能让读者的参与意识发挥作用，有的在作品中留有空白，让读者去填补；有的在结尾处，做到言已尽而意无穷，让读者去发挥想象。巴桐的小说正是这样，他总能在故事情节达到高潮后立即煞住，给读者留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如《黑医》的结尾，只用了一句话，邱济民被流氓吴大胜殴打后，从地上爬起来，拿起电话，毅然拨动报警号码，静静等待警察的到来。至于警察来了以后作何处理，作家就把这些空白留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思索。《佳人有约》的结尾也很巧妙，当“我”弄清“阿兰”打电话的谜后，“我”与妻子决定到玫瑰餐厅共进晚餐，这一行动有无穷的含义，小说却就此结束，不再加以解释，让读者去思索、回味和想象，真是余味无穷。

作家为了调动读者的积极性，有的小说结尾还有意提出一个问题，而自己不作解答，留待读者去思考。如《女人的一半是……》的结尾这样写：“我俯身拾起，叹了一口气，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谁叫我是个男人呢？但是，女人的一半是什么？”这个结尾不仅与开头相呼应，而且让读者自己去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读过这篇小说的人，都能从故事情节中找到答案，悟出一个道理。又如《金缸客外传》的结尾：“我去访他，他见到我时，已认不出，不知是真，是假，还是装疯卖傻……”金缸客

丁敏炒股成了富翁，被誉为“股海大侠”，后来，他居然成了天桥头的常客，与“天桥大侠”一起，饮酒、品茗、对弈，把桥底当作深山古刹、佛教禅林，他连好友“我”也认不出来了，于是，“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了疑问：是真，是假，还是装疯卖傻？这实际上也是给读者出了一道思考题，让读者去思考其中的奥秘。

巴桐短篇小说的结尾，简洁，含蓄，耐人寻味，有些结尾还起了概括和深化小说主题的作用。如《镜花水月》以母亲回忆这段经历的一句话“发了一场梦”作结，这就概括了小说的思想内容，母亲千方百计想把女儿嫁到美国去，结果被骗走了三万港币，这种做法就象梦一样，告诫人们不要去做这种“美国梦”。《雾》的结尾意味深长：“巴士冲破雾幕，向前急驰！”它象征着邝宏达越过了种种障碍，向前奋进，也象征了香港必定能拨开暂时的迷雾，一个更加灿烂的明天在等待着我们。这个结尾，是对小说主题的升华与深化。

单线线性结构是巴桐短篇小说的基本结构方式，但《镜花水月》的结构有点创新，它打破了单线结构的惯例，运用双线平行的结构方式。一条是实线，写刚满十八岁的“我”不愿做“过埠新娘”的故事。另一条是虚线，写廿二岁的丽莉被逼成疯的故事。这两条线，从表面上看，互不搭界，但其实都围绕一个中心展开：香港市民面临“九七”问题的某种心态。

这种结构方式，至少有两个优点。

一、具有新鲜感、真实感。现实主义小说多采用单线型结构，《镜花水月》的双线平行结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在不同的时空，或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发生着各种各样事件。为了更真实地反映生活，西方现代派作家就在

结构上下功夫，打破线性结构的模式，运用放射、网络、平行等结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确起到了作用，给人一种新鲜感、真实感。巴桐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一些手法，在结构上作了一点尝试，但他的双线平行结构又具有东方的特点，虽然是内涵平行线，但是每条线都有较强的故事性，而且两条线的内涵有相似之处，线中都贯串着“我”这个人物，所以，这种结构方式，既有新鲜感、真实感，又符合读者的欣赏习惯。

二、扩大了小说的容量。虽然选择小说中的任何一条线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故事，但两条线同时出现却使小说的容量加大了，因为这两条线是相辅相成的。在移居美国的诱惑下，“我”的母亲上了当，被骗走了钱，差点得了精神病，但这还是不幸中之大幸，更惨的是，象另一条线中的丽莉，情人惨死车轮下，她随丈夫移居美国，丈夫投资地产，蚀个精光，跳楼自杀，她便成了个疯女人。所以，后一条线是对前一条线的补充。另一方面，在“九七”问题上，有急于离开香港做着美国梦的市民，也有象“我”这样的香港青年，他（她）们不为金钱所动，热爱香港这块养育之地，这一条线又是对另一条线的扩展。所以，这种结构方式，反映生活的面更宽广，内容也更丰富。

忍俊不禁 启人深思

论述巴桐的短篇小说，不能不谈到他的那些极富幽默感的作品，如《金缸客外传》、《从商记》、《佳人有约》等，阅读这些小说，使人忍俊不禁，又能启人深思，堪称幽默之佳作。

《金缸客外传》以夸张的笔法，对香港社会的某种病态作了

深刻的剖析。主人公丁敏的遭遇，近乎荒诞，又十分真实。一夜之间，满手的股票成了糊墙纸，“留春园”的老板成了穷光蛋，为躲避房东逼租而游荡街头至深夜，还遭到出身低微的女佣们的欺侮。十多年后，丁敏第二次闯入股市，奇迹般地连连得手，竟成了百万富翁，被誉为“股海大侠”，电视台亮相，报纸上登“玉照”，还经常在途中被挡驾，接受股民们啼笑皆非的请教，于是，他领悟了“有钱比没钱更痛苦”的哲理，终于隐姓埋名，避开尘世，去与“天桥大侠”为伍……小说把香港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剖析得淋漓尽致。作家的机智与智慧就在于，他不是锋芒毕露地揭露股票浪潮给市民们带来的种种灾难，而是用调侃、诙谐的语言，通过对丁敏遭遇的描述，从侧面使人窥视到香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金钱关系以及无钱受欺凌、有钱被困扰的社会现象。既使人发笑，又令人深思，这就是幽默所产生的艺术效果。

作家把艺术视角转向商界，写出了《从商记》，这篇小说描述了商界的恶陋习气，同样写得极其幽默。作品一开始，朋友们认定“我”不是经商料子的三点理由，与“我”振振有词的反驳，构成强烈的反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引起幽默效果。接着，几个上了岸、发达了的朋友的“发达秘笈”和现身说法，写得极其夸张，那种不伦不类的比喻，近乎荒唐。而“我”却听得十分认真，还悟性极高，感激万分。故意用一本正经的口吻来谈论极为荒唐可笑的事，也能产生幽默效果。当“我”第一次从商，遇到的那位新疆客，更使人忍俊不禁。他俗不可耐，却偏要附庸风雅，向“我”讨教如何写现代诗，听了“我”胡诌的“病句+破句+逻辑混乱=现代诗”的定义，他连连称赞：“太好了，太好了！”还“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呢。

他明明是个个体户，却炫耀自己是和田玉石矿厂长的老战友，曾经是厂长的上司，还大言不惭地说：“我去了，不是一句话？要货有货，价格优惠。”并说身边带有样品，但所谓的玉石样品，原来是一堆象炉膛里扒出来的石英炉碴。“丑力图自炫为美，就形成滑稽。”幽默就善于捕捉并展览这种“自炫”的荒唐性。新饕客的言行举止，无不给人一种丑的感觉，但他遮掩丑而冒充美，这就滋生了幽默。《从商记》同样没有辛辣的讽刺，严厉的指责，作家只用揶揄的语调来展览商界的某些弊端，愠而不怒，含而不露，谐中有庄，使读者在笑声中悟出某些道理。

《佳人有约》的幽默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小说的开头就造成一个悬念，人们原以为阿兰已到香港，这次约会将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才知这个阿兰是妻子的女友假扮的。当悬念解开时，就象相声中的包袱抖开一样，人们发出了会心的微笑，这是一种醍醐灌顶的心理愉悦。妻子的考验，固然有点恶作剧，但它却唤醒了“我”与妻子的旧梦，使他们的爱情得到新生。所以，这笑声，同样给人以顿开茅塞的伦理启悟。

幽默是一种高洁的雅趣，它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包含着普遍的哲理。它的生命在于诚实，文学中的幽默因素和幽默形象，应当以现实生活中的幽默现象与幽默人物为基础。马克·吐温说：“只有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上的幽默才会不朽。”巴桐小说中的幽默因素与幽默形象，都来自于生活。同时，诚实要求作家有真正的幽默感，作品中的幽默不过是他自己这种幽默的自然抒发。巴桐的性格中确实具有幽默成分，他小说中的幽默，正是他幽默性格的自然流露。

巴桐从小酷爱文学，十四岁就在报刊上发表作品，那时，他以“巴童”为笔名，意为乡巴佬的孩子，后来改为巴桐，据他